

王忠文公集

二



集公文忠王  
(二)

撰 稿 王



叢書集成  
初編

著者  
王澤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王忠文公集卷二

## 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始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齊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閑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傅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爲善於馳騁者焉。然

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論者以爲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尙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焉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蚤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爲文富而不侈穀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其文以觀其學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旣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禱辱有同門之雅間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禱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禱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送鄭士亨序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才富昌而爲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

及如奔湍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而禦也。其自見者既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寘君之于我厚矣竊願有以質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然徒恃乎才驅氣駕則歲惛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而蹠矣蓋才命于氣氣稟于志志立于學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我學不厭所謂立志于學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稟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蹠然者未之有也抑聖賢之基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文者聖賢不得已而託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述七篇之作出於歷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而著書當其歷聘而未老也固蘄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用而後託之於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爲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小之不思爲天下國家之用汲汲焉鰥鰥焉徒因其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爲務雕刻藻繪以盜名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末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不爲君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也道所聞以質于君者幸君之輔我使底于成也士亨謂予今茲別去當入山益深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爲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別其能不自愧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朱左司集序

厲志先生朱公集若干卷。禕與公之曾孫烈既訂定而編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溫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饒州司理參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拒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宦官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公以謂優異內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于公論。於事爲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引決。公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天子拜佛以禱。公沮之曰。稽首號泥佛。常人不屑爲。顧欲天子爲之乎。時議括兩淮之浮鹽。公以爲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閩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公劾其穀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公遂斥去矣。郭右史磊卿。正士也。聞而歎曰。嗟乎。朱左司亦遭煩言。世道猶可爲乎。因憤而死。公旣斥。得予祠秩。滿考。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祿。除知台州。以憂不赴。暨服除。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公切直。或告公。有可以回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耳。於是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禕幼時。從長老得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竊嚮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僥。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訐盜名。

者可同日語也。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旣又從四明絜齋袁公燮遊。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象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是以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蘊。賣志以死。旣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于後世。不亦可悲也。夫故禪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 浦陽文藝錄敍

歷代史家於凡文籍旣刪其要。而備著之爲志。曰藝文。而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爲傳。曰文藝。志以著其人之文。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文之名目。傳之所列。特敍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者。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難於具載。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家間嘗卽其人之傳。而附錄其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者。于郡邑之間。取古今人之文。而錄之。使其人恃是以不朽。豈非史家之遺意乎。此宋君景濂于浦陽之文。裒集東遷。而文藝錄所爲作也。浦陽于婺雖小邑。而山川清峻。名人間生。其文往往緯俗經邦。有關於世教。景濂總古今得若干首爲內篇。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浦陽而作。足爲其鄉土之黼黻者。復得若干首爲外篇。通內外篇爲書八卷。曰文藝錄者。合其人與文而稱之也。嗟乎。景濂於此。非其有取於史家之遺意乎。然予聞之。歐陽子之論。以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嗟乎。言語文章。誠有不可恃者矣。豈其所以傳與不傳。要亦有幸不幸歟。苟其不幸。雖聖人之經。且或厄焉。而况後世。

之所著述。其散亡磨滅也固宜。使其幸也。郢書燕說。猶傳于世。况于作者之文乎。今景濂之所錄。片言半簡之僅傳者。其人輒將恃之以不朽。可謂幸矣。而謂文章雖麗。言語雖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爲果不可恃。可乎。抑徒其人之幸。而所不可恃者。因爲其不朽歟。雖然。彼其道德之修於身。功業之施于當世。則所不朽者。固在彼而不在此矣。故予爲之序。以道景濂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以表其述作之意。若裒集之博。東選之精。茲不詳論云。

### 河朔訪古記序

河朔訪古記二卷。合魯君易之所纂。予爲之序曰。合魯實葛遷祿。本西域名國。而易之之先。由南陽遷浙東。已三世。易之少力學。工爲文辭。旣壯。肆志遠游。乃絕淮入潁。經陳、蔡以抵南陽。由南陽浮臨汝而西。至于雒陽。由雒陽過龍門。還許昌。而至于大梁。歷鄭、衛、趙、魏、中山之郊。而北達于幽、燕。於是大河南北。古今帝王之都邑。足跡幾徧。凡河山、城郭、宮室、塔廟、陵墓。殘碣斷碑。故基遺跡。所至必低徊訪問。或按諸圖牒。或訊諸父老。攷其盛衰興廢之故。而見之於紀載。至于撫時觸物。悲喜感慨之意。則一皆形之於詠歌。旣乃裒其所紀載。及咏歌之什。以成此書。夫古之言地理者。有圖必有志。圖以著山川形勢所在。而志則以驗言語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古之言詩者。有雅、頌。復有風。雅、頌以道政事。美盛德。而風則以驗風俗政治之得失。故成周之制。職方氏旣掌天下之圖。而邦國四方之志。則小史、外史實領之。太師旣掌六詩。而列

國之風，則觀風之使實采之所以然者。蓋志之所見，王道存焉，風之所形，王化繫焉。故設以官守，達諸朝廷，所以考一代之政教，豈徒取爲虛文也哉？然則易之此書，其所紀載猶古之志，其所咏歌猶古之風歟。惜乎今日小史、外史之職闕，而觀風之使不行。此書不得達於朝廷之上，以備纂錄，廣而傳之，徒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抑予聞之，古之志領之固有其職，古之風采之固有其官，而其爲之者類皆博聞多識，懷道秉德之士。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學士大夫觀乎此書，其亦可以知吾易之之爲人矣。易之名迺賢，其北遊歲月，具見篇中，茲不著。

### 國朝名臣列傳序

古著作史之體，大要有二。曰實錄，曰正史。是已。實錄之體，倣乎編年，而臣僚之得立傳者，其傳皆係乎月日薨卒之下，及爲正史。然後紀、表、志、傳門雖品別，而傳又分名定目，各以類相從也。然傳之在實錄者，不過具其行能勞烈之始末，而正史之傳，加以論贊之辭者，實錄修于當時，正史撰于後代，且其體有不同故也。國朝沿襲舊制，其修累聖實錄，咸有常憲，而名臣之當附傳其間者，久猶闕如。蓋自大德丙午迨今至正戊子，屢詔史臣纂修，以補實錄之闕，亦旣具有成編矣。而金匱所藏，人無由窺之。遠方下士，於聖朝盛事，先後本末，賢相良將之功績，鉅儒循吏之德業，鏗錚炳煥，可以震耀于無窮者，皆莫及知。在天歷中，史臣蘇天爵嘗擴摭名臣家傳碑誌以爲書，謂之名臣事略。然以國朝人物之衆盛，而與其列者僅四十

七人。則其未及搜訪甄錄者固多也。禪不揣不才。因仍四十七人者。復博求于世臣之家。又得七十三人。人各爲傳。而贅以論贊。名曰國朝名臣列傳。總百有二十。輒用正史之體。倣宋東都事略而爲之。其文雖不能馳騁。而辭則質。其事雖不能該博。而實則真。于是一代之人物。可概見矣。其於妄作之誅。固所不免。然傳之同志。非唯可以廣見聞。其間一二有可取者。他日上諸朝廷。未必不足以備史臣之採擇云。

送金華尹徐君序

婺之屬縣。六十年以來。爲令而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於義烏得一人。曰臨江周自強。字剛善。於武義得一人。曰天台許廣大。字具瞻。周君治民。一以惠慈。務阜其財。而綏安之民。之愛之。不啻如父母。生爲立祠。既去且久。猶思之不忘。許君之治。濟以剛果。爲民興利除害。政績殊異。嘗攝金華令。武義之民。訴於大府。曰。吾願還吾許君。金華之民。亦訴曰。幸勿奪吾許君也。二君之得民如此。不問可知。爲循良之吏矣。繼二君之踵者。于金華得一人。則今平陽徐君允益。友直其字者也。蓋婺爲郡。治金華。而今復爲浙東憲司所治。政務繁劇。號稱難爲。徵需所集。沮而不辦。則取怒於上官。一切奉承之。民將不勝其敝矣。君材周而用裕。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之幽隱。罔不通達。上有需斂。必其所尤急者。乃爲之辦。而能使不至於病。民。民有來輸物以供上之橫斂者。輒瞑目歎曰。吾不忍見也。由是悉感其誠意。而樂爲之役。他惠政及民者甚衆。仁心仁聞。藹然著聞。邦之人士。咸以謂周。許二君之後。善爲令者。無如徐君矣。嗟乎。守令之于民。

近且重易知也。天子大臣所以選任之者，固甚勤也。選任之既勤，復命奉法之令，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其不任職者，往往輒罷去。而日者又詔廷臣各舉所知，以應選舉。當其選與不中選者，定爲賞罰，各有差。又郡縣上下，則使遵督攝之法，以相激勸。是天子大臣憂閔斯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也。而歷年于茲勤於求而應之者，愈乏密於法，而遵之者益慢。令之足稱者，卒未之多見也。故雖以婺之六縣，更六十年之久，爲令者亡慮二十餘人，而以吾所得者，僅此三人，令難其材，固如是哉。然而周君、許君之終更也，朝廷知其材皆長于治民。周君雖已陞五品階，而猶選之令金溪公卿薦許君可任館閣，而復選之爲鄞令，豈以令之材難其人故歟？今徐君之滿考也，廷臣持銓衡行省者，乃除鎮撫于漕府，豈徒計其品秩，不知材之所長何如也？予因金華失良令，爲其民惜，且怪持銓衡者不能盡人之所長，遂道予所常論者，序以送之，以告于上之人，并勉天下之凡爲令者焉。

### 夏小正集解序

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爲之註，或曰盧辨註，謂爲鄭氏，非也。穎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爲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于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自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旣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

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說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尙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卽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

造于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于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碁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瓦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于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概而覽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陋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章氏族譜序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於建之浦

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婺之永康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爲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每間歲或數年輒爲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荐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爲是懼。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採。裒集而次第之。著爲是書。本支原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爲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于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邱明以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諡爲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眞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宋何承天作姓苑。復以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沖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學者。自王學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尙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婚姻。辨族類。厚風族。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鰥鰥焉推念本始。而究心于譜牒。迄能以亡而爲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

其操義風槩異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富貴之故乎章氏在異時常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嚮用于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贈丹徒令呂君序

呂君敬夫由中書掾出爲丹徒令或有言者曰呂君醇厚恭謹之士也若之何而爲令耶今之爲令者必其智足以籠民威足以箝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智以籠民近乎詐非恭謹者之所習威以箝民近乎猛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爲令耶予爲之言曰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無不同夫民之情未有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長民者非得醇厚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厚有以使民勝殘去殺而樂其生恭謹有以使民敦禮興讓而易其俗德以本之善以刑之與民同其好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謹之士固所以長民者也古之長民者何莫不然顧獨不可有爲於今世耶抑爲令於今世者亦誠難也古之取民井田什一而已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也粟米力役之征蓋無藝也取之以非所產役之以非所能民力且已竭矣民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徒以催科期會爲急務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箝之以威以讐之使不得怨嗟而民情益以蹙矣亦豈從政者所樂爲哉詘於勢故也故曰爲令於今日者亦誠難也雖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苟崇德而聳善使民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且將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矣征徭之重云乎哉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